

汉语选项让步条件句的类型学意义

闫梦月 薛宏武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汉语有“无论A还是B”和“A也好,B也好”两种选项让步条件句,还有普适的让步条件句,形式为“无论+WH(疑问代词)”。这三种标记方式亦见于其他语言,体现了让步条件句标记方式的跨语言共性。“无论”等无条件连词是一种既能用于选项句,也能用于普适句的“无关义前置词”。选项句的A、B具有典型例示功能,而普适句的“无论+WH”必须与某个划界词语搭配使用。“反正”等并列式复合词是选项句词汇化的结果,“无论如何”则是普适句习语化的结果。

关键词:无条件连词;选项让步条件句;普适让步条件句;标记方式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3-0049-12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307

一、引言

现代汉语中有两类表无条件义的让步条件句,一类的条件分句是以“无论”等无条件连词引导的并列结构或疑问代词结构;另一类的条件分句则是以合用“也好”“也罢”联结的并列结构。例如:

(1) 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2) 不论[哪种年限],每月每份只缴保险费一元。

(3)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设也好,改革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例(1)中,无条件连词“无论”引导的是一个并列结构“是工厂还是农村”,句子表示并列中的任一条件“是工厂”或者“是农村”,都不影响后句的结论。(2)的无条件连词“不论”引导疑问代词结构“哪种年限”,句子表示划界范围“年限”内的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能得出后句结论。(3)的条件分句是个以合用“也好”联结的并列结构“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句义类似(1),表示并列中的任一条件“建设”或者“改革”,都有后句结论。这三个句子都表示在几种条件下得出同一结论,因此,属于一种让步条件句。Haspelmath & König(1998)认为让步条件句(concessive conditionals)是将一组条件分句(protasis)与一个归结分句(apodosis)相联系的句子,一般条件句是将一个条件分句与一个归结分句联系的句子。让步条件句的语义可概括为:If { a or b or c or d... } then q^[1]。

收稿日期:2019-10-28

作者简介:闫梦月(1979—),女,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研究。

薛宏武(1970—),男,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有/是/在’的类研究”(15BYY137)。

Haspelmath, König(1998)将让步条件句分为三类:量级让步条件句(scalar concessive conditionals)、选项让步条件句(alternative concessive conditionals)和普适让步条件句(universal concessive conditionals)^[2]。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条件分句,“量级让步条件句”的条件分句是相关条件中的某个极值(最大值或最小值),例如“打死,也不能说”的条件分句是条件集合“打”中的最大值“打死”,并以此代表条件集合中的所有条件。选项让步条件句的条件分句是由命题 p 及其否定式 $\sim p$ 组成的一个析取并列,如“下雨不下雨,都要去”,这两个选项也代表所有条件。普适让步条件句的条件分句指向划界范围内的任一条件,例如“这条原则什么时候,都适用”,任一条件“任何时候”实际代表的是“所有时候”。董正存(2016)认为,“就算”类连词引导的让步条件句是一种量级让步条件句,“无论”类连词引导的让步条件句是一种普适让步条件句^{[3][4]}。董先生未论及选项让步条件句的具体形式,本文发现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论A还是B”类让步条件句,如例(1);另一种是“A也好,B也好”类让步条件句,如(3)。由此可知,在汉语中,“无论”等无条件连词是既能引导普适让步条件句,如(2),也能引导选项让步条件句的。从跨语言事实看,汉语的无条件连词是一种“无关义前置词”(prefix of indifference, irrelevance prefix),作用类似英语的no matter, I don't care(具体见Haspelmath, König 1998对普适让步条件句“量特征”的描述)^[1]。

关于选项让步条件句,吕叔湘先生(1941)曾论及两种无条件句,“用一正一反两个条件构成的”和“用平列的几个条件构成的”。前一种是典型的选项让步条件句,后一种也属于选项让步条件句^[5]。王忠良(1990)讨论了以“无论…都…”“A还是B”“A也好,B也好”“A不A”等几种句式,发现它们都含有表选择性对举的词语^[6]。这些句式都属于选项让步条件句。邢福义(2003)将“无论 p ,都 q ”复句分为三个小类:“多面列举式”“多面总括式”和“单面总括式”,其中的“多面列举式”即选项让步条件句^[7]。韩启振(2012)对让步条件句的区分基本对应于上文所述的量级让步条件句、选项让步条件句和普适让步条件句,他将这三类句子分别表述为“单项让步条件句”“双项让步条件句”及“全项让步条件句”^[8]。针对选项让步条件句的历史研究相对较少,雷冬平、胡丽珍(2008)认为,以合用助词“也罢”标记的让步条件句兴起于元代,明代开始多见,语义相当于“无论…也…”“不管…都…”句^[9]。卢烈红(2012)认为,表无条件义的配对型“也好”“也罢”形成于宋元,性质为句末助词^[10]。其次,普适让步条件句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吕叔湘所谓“用无定指称词表示的无限变异条件构成”的无条件句即普适让步条件句,“无定指称词”即任指疑问代词。王忠良所述含有不定指词语“谁”“什么”“怎么”“多么”“多少”的“无论…都…”复句即普适让步条件句。邢福义先生概括的“无论 p ,都 q ”复句的“多面总括式”和“单面总括式”都是普适让步条件句。“多面总括式”是由体词性疑问代词“谁、什么、哪里”构成的普适让步条件句。“单面总括式”则是由谓词性疑问代词“怎么、多么、多少”构成的普适让步条件句。再次,讨论量级让步条件句的如董正存先生,他认为“就算”类连词引导的复句就是量级让步条件句。情状副词“打死”,也是由量级让步条件句省缩而来的^[4]。

本文拟讨论前两类让步条件句:“选项型”与“普适型”让步条件句,以往的研究称其为“无条件句”,形式上以“无论A还是B”“A也好,B也好”“无论+WH”句为代表。我们把讨论范围限定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系统并试图从跨语言角度找寻汉语让步条件句的类型特征。全文例句引自“语料库在线”的不做标注,其他出处则于句末注明。

二、选项让步条件句

现代汉语的选项让步条件句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无条件连词引导的“无论A还是B”类让步条件

句;二是合用“也好”类让步条件句。它们表示在条件分句的任一条件 A 或 B 下,都能得出后句的结论。

(一)“无论 A 还是 B”类让步条件句

1. 形式类

普通话中,能用于“无论 A 还是 B”句的无条件连词有“无论”“不论”“不管(管/管他)”等,其所引导的并列结构可以是无标记并列“AB”,合取并列“A 和 B”“A 与 B”,或析取并列“(是)A 还是 B”“A 或者(或)B”等。并列可以为两项并列或多项并列。例(1)为“无论是 A 还是 B”句,此外还有:

(4)从那天起,秦扶明天来送我到工厂,不论[刮风下雨],从来没有间断过。

(5)然而书本里的知识,就是拿感性知识来说,不管[叙述怎样详备和图表怎样精细],总还不及实物来得真切,更不必说抽象的理性知识了。

(6)忙说:“管他队里[忙不忙],队里的东西是大家的,轮到自己头上,能分多少?”

(7)我心里盘算着,用这样高级的真丝,不论织[南京的宁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软缎,杭州的织锦,或者是新花色品种缕空乔其纱,提花丝绒],都是无懈可击的。

例(4)“不论”引导无标记并列“刮风+下雨”,(5)“不管”引导合取并列“叙述怎样详备和图表怎样精细”,(6)“管他”引导无标记并列“忙不忙”,(4)——(6)均为两项并列,例(7)则是个六项析取并列。

2. 语义类

根据并列选项的形式、语义关系,“无论 A 还是 B”句又分为三种:正反式、反义式和类义式。分别对应于邢福义(2003)“多面列举式”的:“a+不 a”然否式,“a+z”对立式,“a+b+c”并举式^[7]。

A. 正反式

正反式只有两个选项,肯定项“A”与否定项“不 A”,选项语义为正反关系。例如:

(8)实验证明,在情绪应激时,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都伴有中枢儿茶酚胺浓度的升高。

(9)无论[成与不成],后天一定给你回话。(自拟)

(10)在佛教理念中,不管你[修不修]净土法门,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不管是修禅、修密,甚至是信仰其他宗教,只要愿意把修行的功德回向往生就行。(自拟)

例(8)——(10)的选项“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成”和“不成”“修”和“不修”之间均为正反关系。(8)是个以“还是”联结的析取并列,(9)是个以“与”联结的合取并列,(10)则为无标记并列。

B. 反义式

反义式也只能有两个选项,通常是一对反义词语。例如:

(11)希望纺织品行业的职工,坚持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向,不论利润[大小],都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12)那么,电影电视对幼儿的效应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不管这种效应作用是[表面的或潜在的],都与幼儿的成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11)(12)的选项“大”和“小”“表面的”和“潜在的”均为反义词语。(11)为无标记并列,(12)为析取并列。有的反义式经过高频使用,已语法化为一个并列式复合词,例如:

(13)代表会议要讨论到全校各种问题,大大小小,无论[巨细]都必然应该触及到。

例(13)的“巨细”原为并列短语,由于经常连用,成为了一个并列式复合词。这类复合词还有:“反正”“横竖”“左右”“死活”“好坏”“是否”等。吕叔湘(1941)认为这样的限制词表示“无论是这样或那样的意思”^[5]。

C. 类义式

类义式可以有多个选项,选项语义相类,是属于同一语义范畴的几个词语。例如:

(14) 不管[男女老少],人们把水泼向最心爱最尊敬的人身上。

(15) 世界各国的妇女无论在[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中所展现出的才华早已令世人瞩目。

(16) 所以学生的实践无论[是在目的、任务上,还是在形式、要求上],都与那些从事社会实践的劳动者、工作人员的实践不完全相同。

例(14)一(16)都是有四个选项的多项并列,其中(14)(15)为无标记并列,(16)为析取并列。(14)的“男”“女”“老”“少”同属“人”的语义范畴,(15)的“政治”“文化”“艺术”“科技”同属“职业领域”语义范畴,(16)的“目的”“任务”“形式”“要求”同属“实践要素”的语义范畴。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类义式,各选项的语义呈层层推进的关系,我们称之为“递进式”。例如:

(17) 可见,一张报纸,无论[新闻、评论、图片、标题、编排,甚至它的字体、花边],都在发言,都体现着一定的思想和观点。

例(17)共有7个选项,均属于“编辑要素”的语义范畴,但它们在语义上并非完全的平列关系,而是分为两个层级,前五项“新闻”“评论”“图片”“标题”“编排”属于编辑过程的信息要素,后两项“字体”“花边”则是编辑过程的“形式要素”,之间以“甚至”联结,体现了选项从信息要素到形式要素的无条件递进关系。

由上可知,正反式、反义式与类义式的差异在于选项所属语义场的不同。正反式和反义式的选项属于一种“关系义场”,选项位于某种语义关系的两极。如(8)“愉快的”与“不愉快的”是情绪关系的两极,又如(11)的“大”“小”是利润关系的两极。正反式与反义式的区别在反义关系的体现方式不同,前者以添加否定词的方式表反义,后者则以词义本身表反义。类义式的选项属于一种“类属义场”,选项语义同属一类,因此才能有多个选项。

3. 并列结构的类型

如上文所述,无条件连词引导的并列结构可以是无标记并列、合取并列或析取并列。合取、析取并列,具体形式有:无标记并列“AB”,合取并列“A和B”“A与B”“A,B以及(及/以至)C”,析取并列“(是)A还是B”“A或(是)B”“A或者(是)B”。我们统计了“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中“无论”引导并列形式的数量及比例,如下表:

“无论”类并列的数量与比例			
		数量	占比
无标记	AB	160	19%
	A和B	61	
合取并列	A与B	11	10%
	A,B以及(及/以至)C	9	
	(是)A还是B	326	
析取并列	A或(是)B	227	71%
	A或者(是)B	32	
326			

由上表可知,“无论”引导“(是)A还是B”“A或(是)B”“A或者(是)B”并列的数量最多,占所有并列形式的71%,因此可以说,析取并列是“无论”让步条件句的最主要形式。其次是无标记并列“AB”,占比19%。合取并列“A和B”“A与B”“A,B以及(及/以至)C”的数量最少,仅有10%。这种占比与选项让步条件句的历史情况有较大差异,据席嘉(2009)对“不V”类无条件构式的考察,上古至

近代期,这类无条件连词引导的并列大多是无标记或合取并列。他列举的例子有^[11]:

- (18) 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9)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李斯《谏逐客书》)
(20) 是故有智人,不论[男与女],当行此五施。(晋·释道安撰《增壹阿含经》)
(21) 菩萨不拣[亲疏],求者皆施。(隋·智颏《菩萨戒义疏》下)
(22)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罗隐《蜂》)
(23) 众生不拣[高低],闻经例皆发善。(《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例(18)一(23)都可以看作是选项让步条件句,其中表无条件义的“不V”类词语,如“无有”“不问”“不论”“不拣”等虽然性质不一,前期为动词短语,后期才虚化为连词,但它们引导的均为无标记并列,如(18)(19)(21)(23),或合取并列,如(20)(22)。从本文所及的材料看,“A 还是 B”等析取并列进入选项让步条件句是接近现代汉语才有的。造成这种古今差异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需进一步探究,我们拟另文专门讨论。

4. 无条件析取并列与合取并列的等价现象

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是,“无论 A 还是 B”析取并列句与“A 与 B,都…”合取并列句,语义上经常等价,可以互换两种句式而不改变句义。如(8)可变换为(8)a:

(8)a. 实验证明,[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情绪应激,都伴有中枢儿茶酚胺浓度的升高。

例(8)能变换为(8)a 而句义基本不变,是由一种命题等价关系决定的。逻辑上称之为“摩根定律”(Morgan's law):

$$(p \vee \sim p) \rightarrow q \equiv (p \rightarrow q) \& (\sim p \rightarrow q)$$

Haspelmath M. 和 E. König(1998)曾以“摩根定律”解释选项让步条件句与合取并列条件句的等义现象:“选项让步条件句即两个条件句语义的简单合取。”^[1]这句话可解释为,选项让步条件句的条件部分是一个由条件 p 及其否定式 $\sim p$ 组成的析取并列,并且条件 p 与 $\sim p$ 都能得出同一结论 q,添加无关义前置词(即无条件连词)使得其等于两个条件推论 $p \rightarrow q$ 与 $\sim p \rightarrow q$ 的合取。因此,(8)到(8)a 的转换实际经历了如下过程:

(8) 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情绪应激,都伴有中枢儿茶酚胺浓度的升高。

→ b. [愉快的]情绪应激,伴有中枢儿茶酚胺浓度的升高;[不愉快的]情绪应激,伴有中枢儿茶酚胺浓度的升高;

→ a. [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情绪应激,都伴有中枢儿茶酚胺浓度的升高。

如上所示,从(8)转换为(8)a,可以认为是经过了(8)b 这样一个中间阶段的。

5. “无论 A 还是 B”的标记类型

从标记方式看,“无论 A 还是 B”句是一种以“无关义前置词引导内嵌疑问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Haspelmath 和 König(1998)通过考察欧洲 40 种语言选项让步条件句的标记方式发现,它们共有 5 种标记方式:

- 1) 基于并列条件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if... or if...);
- 2) 基于内嵌疑问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whether...or...);
- 3) 仅以虚拟或祈愿语气标记的选项让步条件句(be it... or be it...);
- 4) 以“你想”(you)want 标记的选项让步条件句(if you want... if you want...);
- 5) 以无关义词语引导内嵌疑问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

“无论 A 还是 B”选项让步条件句采用的是标记方式 5),以无关义前置词(即无条件连词)引导内

嵌疑问句“(是)A 还是 B”的选项让步条件句。他们列举的这类标记方式的语言有:罗马尼亚语、挪威语、波兰语、爱尔兰语以及古英语。例如:

(24) 罗马尼亚语

Sa jekb [te d-el-a biršind *vaj* te av-l-a
对译:所有 一 [如果 给—第三人称单数—将来时 雨 还是 如果 来—第三人称—将来时
šuka vrjama]. ame ža-s-a avri
好 天气] 我们 去—第一人称复数—将来时 出去
汉译:不管下雨还是晴天,我们都要出去。

(25) 挪威语

Uansett [om det regner *eller* om sola skinner],
对译:无关地 [是否 天 下雨 还是 是否 定指:太阳 照耀]
(så) går vi ut
那么 去 我们 出去。
汉译:不管下雨还是晴天,我们都要出去。

例(24)是个罗马尼亚语的选项让步条件句,其中以无关义前置词 *Sa jekb* (所有同一)引导一个选择问 *te d-el-a biršind vaj te av-l-a šuka vrjama* (下雨还是晴天)。(25)是个挪威语的选项让步条件句,无关义前置词为 *Uansett* (无关地)引导的选择问 *om det regner eller om sola skinner* (下雨还是晴天)。显然,汉语的“无论 A 还是 B”句与这类语言一致,采用标记方式 5),例如(1)的“无论”引导选择问“是工厂还是农村”。

(二)“A 也好,B 也好”类让步条件句

1. 形式类

另一种为“A 也好,B 也好”类选项让步条件句,它们可以合用同一助词,如“A 也好,B 也好”“A 也罢,B 也罢”句,也可以合用两个不同的助词,如“A 也好,B 也罢”句。例如:

(26) 而对月季花节,市民们好似并未表现出多大的热心,[办也好,不办也好],月季花终归会如期开放。

(27) [死了也罢,活了也罢],弄得太脏,这不行。

(28) [乳名也好,贱名、昵称也罢],作为亲属和儿童时代的亲密伙伴称呼的名字,有时要伴随至人的成年。

例(26)以同形助词“…也好…也好”联接两个并列的选项,(27)以同形助词“…也罢…也罢”联接选项,(28)则以不同形助词“…也好…也罢”联接选项。

2. 语义类

与“无论 A 还是 B”句平行,“A 也好,B 也好”类句也有正反式、反义式和类义式的区分。

A. 正反式

合用“也好”联接的正反式如(26),合用“也罢”联接的正反式如(29)。

(29) 斋主说:“[信也罢,不信也罢],你先坐一会,我去去就来”。

像“无论 A 还是 B”的正反式一样,合用“也好”的正反式也只有两个选项,通常前项是个动词 V,后项是其否定式“不 V”,如(29)的“信”和“不信”。

B. 反义式

合用“也罢”联接的正反式如(27),选项“死了”“活了”是一对反义词。合用“也好”联接的反义式

如(30)。

(30) [天堂也好, 地狱也好], 我们是不必管了的。

例(30)的选项“天堂”和“地狱”也是一对反义词。像“无论 A 还是 B”类句一样, 合用“也好”类反义式也只能为双项并列。

C. 类义式

助词“…也好…也罢”联结的类义式如(28), 合用“也好”联结的类义式如(3), 合用“也罢”联结的类义式如:

(31) [歌也罢, 舞也罢, 电影也罢, 川戏也罢], 她都能迷得忘了吃饭。

像“无论 A 还是 B”类句一样, 合用“也好”类义式也可以为多项并列, 如(28)为三项并列, (31)为四项并列。助词“也好”“也罢”可以附于每项之后, 如(31), 也可仅附于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后, 如(28)。

3. 合用话题标记“…也好…也好”

从句子的“话题—焦点”结构来看, 合用“也好”同时也是一种话题标记, 用于并列的条件分句之后, 提示每个条件都是后句要说明的话题。例如, (30)的“天堂”和“地狱”作为两种相反假设条件的同时, 也是结论分句“我们是不必管了的”话题。“也好”分别附于每项之后, 有分隔句子主位(theme)述位(reheme)部分并列标记话题的作用。有时作为条件部分的合用“也好”并列, 也是句子的大主语, 如(30)的“天堂也好, 地狱也好”, 结论部分还另有一个小主语, 如“我们”。而我们知道, 汉语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通常也是句子话语层面的话题, 类似于“大象鼻子长”中的“大象”。话题标记“也好”“也罢”的特点在于, 它们是一种必须联合使用的话题标记, 同时也是一种关联并列标记。Haspelmath (2007) 认为关联并列标记是“强调并列”特有的标记模式^[12]。

此外, 根据董正存(2013)的研究, 无条件构式的省缩过程会经历一个“紧缩句”阶段, 这一阶段无条件构式的前件就是“小句话题”, 他构拟的省缩过程如下:

无条件构式前件:	从句	小句话题	句中状语
无条件构式:	复句	紧缩句	简单句

我们认为, 合用“也好”并列正是紧缩句阶段无条件构式前件的小句话题, 因此, “…也好…也好”“…也罢…也罢”“…也好, …也罢”都是合用型的话题标记。

从跨语言的事实看, 有的语言条件分句的标记经常也是话题标记, 两类标记的形式是相同的。Haiman (1978): “即使在一些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中, 条件分句与话题标记的形式也经常是同一的”。^[13]他发现土耳其语和塔加拉语(Tagalog)的条件句标记与话题标记的形式完全相同。以土耳其语为例, 当条件分句为名词 NP 时, 条件标记的后缀-sA, 同时也是对比性话题 NP 的标记, 例如:

(32) Ahmed i-se çok mesgul

对译: 艾哈迈德 是—如果 非常 忙

汉译: a. 至于说艾哈迈德, 他很忙。(—se 为话题标记)

b. 如果你说的是艾哈迈德, 他很忙。(—se 为条件句标记)

例(32)可做两种分析, 一是将 Ahmed (艾哈迈德) 看作话题, 这时的—se 为话题标记, 可译为(32) a。二是将 Ahmed i (如果说的是艾哈迈德) 看作条件分句, —se 为条件句标记(相当于“如果”), 可译为(32) b。因此, 我们认为, 合用“也好”正是这样一种条件句标记兼话题标记的助词, 语义、语用特点是只能用于并列话题或条件分句后, 表示并列话题或条件与同一述题或结论的归结联系。

作为一种话题标记, 合用“也好”还有使所附条件分句“话题化”(topicalization)的作用, 这突出表现在“也好”还能附于并列的谓词语或小句后, 使之成为话题。例如, (27)的“也罢”附于动词“死了”与“活了”后, 使其语义转变为一种可被指认的实体(entity)信息, 即话题。也就是说, (27)中的“死了”“活

了”分别是指“死了这件事”和“活了这件事”,而非仅指“死”“活”两种变化的过程。

4. “A 也好,B 也好”的标记类型

从标记方式看,合用“也好”句采用的是上述第一种标记方式“基于条件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就是在每一条件分句上添加一个条件标记词来表示选项让步条件关系。这种标记方式的语言有 7 种: Basque 语(…*ba-V nabiz* …*ba-V*)、Lezgian 语(…*V-t' a-ni (wa ja)* … *V-t' a-ni*)、土耳其语(…*V-sA dA*, … *V-sA dA*)、kalmyk 语(一种俄罗斯境内阿尔泰系蒙古语族语言, …*V-v čn*, … *V-v čn*)、拉丁语、西班牙语和爱尔兰语。Haspelmath 和 König(1998)发现,采取标记方式 1) 的语言多为非限定性语言(nonfinite languages),常见形式为“…动词—条件标记—甚至(或者)…动词—条件标记—甚至”。下面是 Lezgian 语的例句(方括号内为条件分句):

(33) Lezgian 语

[Am šherdi-z fe-ji-t' a -ni fi-n

对译:[她:通格 城—与格 去—虚词—条件标记—也 去—完成体

t-awu-r-t' a -ni]

否定—做—虚词—条件标记—也]

ada qe k' walax kütäh-un lazim ja.

她(作格) 今天 工作 完成—阳性 必须 是

汉译:无论进不进城,今天她必须完成工作。

例(33)的并列条件分句动词上分别附有一个条件标记 *t' a*,用来假设两种相反的条件 Am šherdi-z fe-ji-t' a -ni(她进城)和 (Am) fi-n t-awu-r-t' a -ni(她不进城),句子表示在任一条件下,都需满足主句结果 ada qe k' walax kütäh-un lazim ja(今天必须完成工作)。合用“也好”句采取的就是这种标记方式,在每一条件分句 A 和 B 上添加条件标记“也好”“也罢”,表示无条件的选项关系。如(26)是在并列条件句“办(月季花节)”和“不办(月季花节)”上分别添加“也好”表无条件义的。从这个角度看,合用“也好”也是一种条件句标记。

已有研究认为合用“也好”“也罢”是句末助词,而从其在让步条件句中的语法功能看,它们同时也是合用型的条件分句标记。合用“也好”“也罢”作为条件句标记的语义、语用基础是:首先,它们的前身用法是表肯定义的述谓成分。卢烈红先生(2012)认为隔开连用的“也好”表“也行”义。谓“也好”分别肯定两种相反的情况,并与同一结果联系。由于两种相反的情况通常不能同时存在,因此,“也好”的肯定义弱化(bleaching),从动词性短语降级(decategorialization)为句末助词,虚化为一种表假设条件的标记。卢烈红先生(2012)所述隔开连用的“也好”,实际上已语法化为这种条件分句标记了。例如:

(34) 泡茶时[放茶叶也好,不放茶叶也好],冲一壶开水下去,就是绝好的茶,颜色也是淡绿的。(清·陈森《品花宝鉴》第二十九回)

例(34)的“也好”可做两种分析:一是做条件分句“放茶叶”和“不放茶叶”的谓语,这时语义为“也行”;二是看作条件分句标记,实在义趋于消失。这是合用“也好”虚化的语义、语用基础。其次,雷冬平、胡丽珍(2008):“‘也罢’连用的语气助词功能其实就是无条件假设句省略了前面的关联词而形成的,表示不以某种情况为条件”。^[9]也就是说,合用“也罢”有标记无条件假设句的作用。但本文不赞同他们构拟的句式形成过程,即“无论+[A 也罢,B 也罢]”句省略“无论”形成了“A 也罢,B 也罢”句。因为从其所在的让步条件句看,标记方式 1)“基于条件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是一种独立的标记方式,而标记方式 5)“以无关义前置词(即无条件连词)引导内嵌疑问句的选项让步条件句”是另一种标记方式。两种让步条件句并无渊源关系,因此,“无论+[A 也罢,B 也罢]”句应该是连词“无论”类推进入“A

也罢,B 也罢”句中形成的,而非相反。其演变过程应如下图 1,而不是他们构拟的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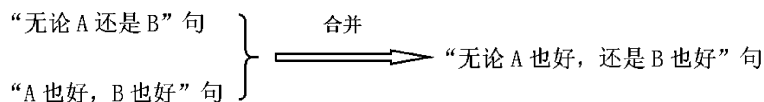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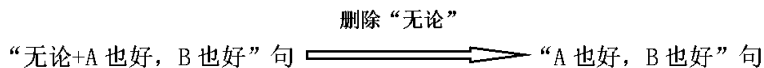


图 2

两种选项让步条件句的合并句式“无论 A 也好, 还是 B 也好”将于下文专门说明。

(三) 合并式选项让步条件句

有的选项让步条件句兼用上述两种标记方式, 成为一种标记合并式的让步条件句。例如:

(35) 无论[是现在这种分类办法也好, 还是将来的职位分类也好], 其根本目的, 就是根据各类人员的特点, 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

例(35)兼用了“无论是 A 还是 B”与“A 也好, B 也好”句式, 形成“无论是 A 也好, 还是 B 也好”句。本文认为, 这类合并句式的形成机制如图 1。

(四) 选项的典型例示功能

由上文可知, “无论 A 还是 B”句与“A 也好, B 也好”句都有正反式、反义式和类义式三种形式—语义类。其中, 正反式和反义式必定为两项并列, 类义式则可以是多项并列。我们认为, 两类选项让步条件句之所以都有这三种形式, 并且三种形式间呈规律性对应关系, 是由其条件选项所属语义场的类型决定的。正反式、反义式的选项为反义关系, 选项并列代表的是一种“关系义场”。类义式的选项语义相类, 并列代表的是一种“类属义场”。黄伯荣、廖序东(1990): “关系义场一般由两个成员组成, 二者处于某种关系的两端, 互相对立、互相依靠”“类属义场的成员同属于一个较大的类”。而且, “在汉语中类属义场所概括的事物往往超过其所列举事物的总和”^[14]。也就是说, 类属义场是用几个典型成员代表所有的同类事物。“无论 A 还是 B”与“A 也好, B 也好”的 A, B 即具有这样的典型例示功能, 如例(4)的选项“刮风”和“下雨”代表任何天气。又如(14)的选项“男”“女”“老”“少”代表的是所有人。条件选项的这种典型例示功能并非仅见于让步条件句, 而是某些并列结构的语义特征。我们称这类具有典型例示功能的并列结构为例举并列结构。闫梦月(2018)讨论了如“鸡毛蒜皮”“土豆、白菜、胡萝卜之类”等例举并列结构^[15], 它们的整体结构义都大于并列项语义的简单相加, 是一种具有典型例示义的并列构式。

三、普通让步条件句

(一) 形式表现

汉语中的另一类无条件让步条件句如上文例(2), 是以一个无条件连词引导一个任指义疑问代词或者其短语作为条件分句, 表示在一定范围内的任一条件下都能得出后句结果的让步条件句。例(2)条件分句中有“无论+哪种”, 此外还有:

(36) 对于哲学有无体系问题, 笔者认为,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 哲学自身原本是无体系可言的。

(37) 无论[哪所大学数学系], 每周都有好几次学术报告和讨论。

(38) 他感到, 当今一些人不管有[多高的荣誉], 多大的功绩, 都不能绝对地信任。

例(36)一(38)都属于普适让步条件句,(36)的条件分句中有“无论+什么”,(37)的条件分句中有“无论+哪所”,(38)的有“不管+多”。显然,这些疑问代词都不表疑问而表任指,代表限定范围内的任一情况。除此以外,这些句子的条件分句中都必须有一个“划界词语”,如(36)(37)(38)的“角度”“大学数学系”和“荣誉”,用来划定适用的条件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每句疑问代词与划界词语的语义必须能够搭配,即用能够提问该划界词语的疑问代词来表任指。如(36)的“角度”可以用“什么”提问,因此,在其普适让步条件句中,“无论”也需与“什么”搭配。另一方面,还有一类普适句的条件分句已语法化为为了一种固定格式“无论如何”,例如:

(39)然而,无论如何,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这次采访。

例(39)的“无论如何”已经固化为一种习语,语义近于“绝对”“必须”,它们是普适让步条件句词汇化的产物。此外,让步条件句词汇化的产物还有副词“打死”,如上文所述,它是从量级让步条件句中衍生出来的。

(二)“无论+WH”句的标记类型

不仅汉语的普适让步条件句含有疑问代词,其他语言也是如此。根据 Haspelmath 和 König(1998)对欧洲 40 种语言普适句的调查,发现含有疑问代词是很多语言的共同形式特征。他们列举了普适句的 8 种标记方式:

- 1) WH+V+焦点标记;
- 2) WH+x(根据 x 的语义,又分为 7 种:WH-ever, WH-want, WH-also, WH-that, WH-if, WH-only, WH-yet or WH-then);
- 3) x+WH;
- 4) WH-WH;
- 5) WH+否定词+V;
- 6) 祈愿标记+WH;
- 7) 无关义词语+WH;
- 8) 没有疑问代词的普适句。

由上可知,在 8 种不同标记方式的普适句中,共有 7 种使用了疑问代词 WH,因此他们认为疑问代词 WH 是普适让步条件句的一种共性特征。参照这 8 种普适句的标记方式,本文认为汉语的“无论+WH”句采取的是第 7 种标记方式“无关义标记+WH”,即以无关义词语引导疑问代词的普适让步条件句。采用这种标记方式的语言还有:罗马尼亚语、芬兰语和爱尔兰语。芬兰语例句如下:

(40) 芬兰语

Iban sama mitä hän sanoo, mies pysyy vati.

对译:十分 相同 什么 她 说, 他 保持 沉默

汉译:无论她说什么,他都保持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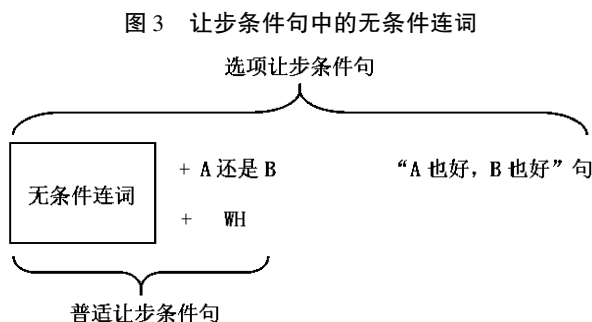
例(40)是个芬兰语的普适让步条件句,其中 *Iban sama*(完全相同)是芬兰语的无关义词语,*mitä*(什么)是个疑问代词,它们组合构成了(40)的条件分句。这种标记类型与汉语的普适句是一致的。这种存在于非亲属语言之间的共性形式特征,也说明了人类语言的类型变异总是有限形式手段的组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汉语“选项型”与“普适型”让步条件句具有如下类型表现:首先,选项让步条件句可采取

“无关义前置词引导内嵌疑问句”和“基于条件句”两种标记方式,普适让步条件句可采取“无关义标记+WH”的标记方式。这三种标记方式也见于多种欧洲语言中,用疑问代词 WH 表普适让步条件句也是欧洲语言的共有形式特征。

其次,“无论”等无条件连词是一种“无关义前置词”,作用类似英语的 no matter, I don't care,不仅可用于普适让步条件句“无论+WH”句,也可用于选项让步条件句“无论 A 还是 B”句。选项让步条件句的另一种形式为“A 也好,B 也好”句。无条件连词与两类让步条件句的形式对应关系如下图 3:



无条件连词除可用于“选项型”和“普适型”让步条件句,还有两种非典型用法:用于量级让步条件句和引导范围义介词框架。例如:

(41) 无论舰船航行到[天涯海角],歌声永远伴随着豪爽达观的水兵。

(42) 这个戏现在经过了整理改编,无论[从思想到艺术]都更加完整了。

例(41)“无论”引导的“天涯海角”在句中是一个表量词语,并且是相关量域内(舰船所到之处)的最大值,用以代表整个量域。由上文对三类让步条件句的界定可知,(41)是个量级让步条件句。(42)“无论”引导的介词框架“从思想到艺术”是个范围义短语,句子表示该范围内的无条件让步关系。“无论”引导的范围介词框架用法是一种介于“选项型”和“普适型”让步条件句之间的特殊句式。框架中列举了两种典型例示“思想”和“艺术”,从这点上看,它近似于选项句。另一方面,其条件适用的范围是框架内的任一情况,因此从这点上看,又近似于普适句。介词框架“从思想到艺术”在句中的作用类似于普适句的划界词语。

再次,从选项并列的标记位置来看,汉语的选项让步条件句既可以使用前置并列标记“无论[是 A 还是 B]”“无论[A 或者 B]”“无论[A 和 B]”,也可以使用后置并列标记“A 也好,B 也好”“A 也罢,B 也罢”“A 也好,B 也罢”。我们知道,从来源上看,“还是”“或者”“和”等并列连词都是先附于其后的并列项 B,然后再与前项 A 组合为并列结构的,它们的组合关系为“A+[x+B]”,因此属于前置并列标记。而合用助词“也好”“也罢”原为句末的述谓成分,用于标记选项并列结构时,其结构关系为“[A+也好]+[B+也好]”,因此应看作后置并列标记。

最后,两类选项让步条件句“无论 A 还是 B”与“A 也好,B 也好”句都有正反式、反义式及类义式三个形式—语义类,反映出其条件选项 A、B 等所属语义场的不同。部分反义式进一步词汇化为并列式复合词“巨细”“反正”“横竖”“死活”等。普适让步条件句的条件分句“无论如何”也固化成为一种习语。

[参 考 文 献]

- [1] Haspelmath M., E. König. Concessive Conditional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 In J. van der Auwera and Donall O Baoill (eds.), *Adverb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8.
- [2] 王春辉. 汉语的让步条件句[J]. 语言科学, 2013 (1).

- [3] 董正存. 无条件构式的省缩及其句法-语用后果[J]. 中国语文, 2013 (4).
- [4] 董正存. 结构省缩与情态依附——以让步条件结构式为例[J]. 世界汉语教学, 2016 (4).
- [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6] 王忠良. “无论…都…”复句及其承载的逻辑意义[J]. 东疆学刊(哲社版), 1990 (3).
- [7] 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8] 韩启振. 现代汉语让步条件句认知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 [9] 雷冬平, 胡丽珍. 语气助词“也罢”的功能及其语法化过程[J]. 北方论丛, 2008 (2).
- [10] 卢烈红. 配対型“也好”源流考[J]. 中国语文, 2012 (1).
- [11] 席嘉. 汉语无条件构式的历史演化考察[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 (5).
- [12] Haspelmath, M. Coordination[A].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 *Complex construc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 Haiman, John. Conditionals are topics [J]. *Language* 54, 1978.
- [14]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5] 闫梦月. 汉语的“例举并列结构”及其类型学意义[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8(1).

Th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lternative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in Mandarin Chinese

Xue Hongwu Yan Mengyue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lternative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in the forms of "wulun (无论) A haishi (还是) B..." and "A yehao (也好), B yehao (也好)..." respectively. Universal concessive conditionals are in the form of "wulun (无论) WH...". These three kinds of marking ways are also used in some other languages, which reveals the similarity of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marking ways across languages. Conjunction *wulun* (无论) is a prefix of indifference which can be used both in alternative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and universal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The alternatives A and B are the prototypes of its conditionals and can represent all the conditionals in the sentences. While "wulun (无论) WH..." in universal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must be collocated with expressions delimiting the domain of the conditionals. The coordinated compounds, such as "fanzheng" (反正) and etc, are lexicalized from alternative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and the idiom "wulunruhe" (无论如何) is grammaticalized from universal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Keywords: unconditional conjunction; alternative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universal concessional conditionals; marking way

[责任编辑:陈忻]